

德庆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德庆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1983年11月印

德庆文史资料

(第四辑)

沦陷前后

浮生

目次

- | | | |
|--------|------|--------|
| 一、事过境迁 | 忆苦思甜 | (1) |
| 二、风声鹤唳 | 临阵先逃 | (2) |
| 三、狂风暴雨 | 山洪暴发 | (4) |
| 四、州官放火 | 恶豪逞凶 | (6) |
| 五、勾心斗角 | 狗咬狗骨 | (9) |
| 六、韶关告状 | 新官上任 | (12) |
| 七、豺狼当道 | 荆棘遍地 | (14) |
| 八、你欺我诈 | 野狼搏食 | (17) |
| 九、秘密勾结 | 狼狈为奸 | (20) |
| 十、雨过晴天 | 重整家园 | (24) |

沦陷前后

浮生

一、事过境迁，忆苦思甜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遭逢乱世身陷贼营时伤春所作。古代所谓国破，不过是封建社会一个王朝的垮台，另一个王朝的兴起，俗谓“改朝换代”，总的说来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自己人自家事。前一个朝代的政治腐败，贪官暴敛，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灾难，人民起来斗争，建立新的王朝，在古代可说国破山河在。但是抗日战争就不同这个含义，如果当时让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整个中国，那就会山河变色，民族毁灭，灭绝文化，祸患无穷。因为侵略者是另一个国家入侵中华民族的国土。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一致，奋勇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切身大事。那个时候，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正义行动，应该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群众努力生产，敌忾同仇，精诚团结，外御其侮。可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尤其是沦陷区、半沦陷区的人民群众，不但遭受日寇汉奸铁蹄的蹂躏，更受到那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残害，而且还受到他们的互相串通、互相勾结的重重逼害，可以说那时的人民群众就是生活在前狼后虎、内忧外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水深火热的日子里。其他地方我们未经亲身体会，传闻难免失实。就以1944年我县沦陷时情况而言，当时亲蒙灾难的，至今尚有人在，言来还会记忆犹新。

德庆沦陷是1944年秋，抗战八载，这是最后的一个年头。在我县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动乱的一次，异敌入侵，灾遍全县，祸及穷乡，惨痛异常。现在虽然事过境迁，倘能追忆记述下来，了解当时日寇残酷凶暴，汉奸走狗为非作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穷凶极恶，统治者压内媚外等无耻恶行，提供真人实事，以抚今思昔，忆苦思甜，会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下面提供的资料虽属一鳞半爪，希望能起穿针引线作用，盼当时与难者，追思既往，揭露无遗，为文史资料作贡献。

二、风声鹤唳，临阵先逃

德庆地处西江中游，在抗战期间，广州虽已沦为敌占区，但敌人前部，也不过在三水附近一带，距离我县尚还遥远。当时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总部设在我县香山中学，其所部分驻肇庆以下广利、金利一带。三水河口是西、北，绥三江汇流处，河面辽阔，有重兵驻守。在群众心目中估计，日寇如想进犯，也没有那么容易。因此，抗战七年来，西江一带虽然官贪吏恶军凶，苛捐杂税，抽丁勒索，生活困苦，但相对来说，比起其他地方还算处在比较平静局面，因此商业兴旺，市场繁荣。肇庆、都城、梧州一线，虽然日寇飞机侵袭，利用白天停航、晚上开航的办法，航道仍然通行。抗战七年沿江各县威吓最大的是日寇飞机轰袭，多少弹痕给无辜居民带来血肉伤残和破坏，多小房屋店铺被夷为平地。空袭警报的钟声一响，就会给人们带来惊慌恐惧，怀着忧愁的心情向四面八方疏散躲避，待到空袭警报解除，才又回来工作。“闻报失惊”这是当时人们对空袭无可抗拒的叹息，也就是对日寇凶暴的认识和证据。

自从广州一带沦陷以后，多少年来，从这些沦陷区，经常有单身独白或三两成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川流不息地流入我县，或又流向别方。不少流浪者留落在我县，为奴为婢为佣工，或有作人妻妾，城乡之间至今尚有不少幸存者。其余作为他乡之鬼异地之魂的，更何可胜数。这些人都是当时沦陷区的工农群众、商人小贩，在遭受敌人凶残屠杀支离破碎后的幸存者。面对着这些人，耳听到他们的血泪遭遇，德庆人民在内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耽心哪天哪日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日寇侵华数年，受到我爱国军民强大抗击，已成强弩之末。1944年初秋，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驻华南日寇，突然大举西侵，企图打开越南通道，西江一带，战云弥漫。八月间，驻防我县的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总部，召集沿江各县县长开紧急会议，作撤退部署。不久，其总部军需辎重及随军家属，开始经罗定向南转西撤退。我县县长周天任也紧接着召集我县党、政、团体开会，商讨应急方略，并下令各机关团体学校及所属区乡，布告全县群众：时局危急，做好战备，因应时机，后撤疏散。消息传出，满城风雨。

当时县政府的部署：事先由县长周天任与当时参议员梁础辰密商，县政府设后方办事处于浩赠乡，指派县政府财政科长周兆魁为后方办事处主任，密令马圩、浩赠两乡乡长做好准备。并由马圩乡封雇马圩河货船，由德庆天后宫码头，先将三区保安司令部贮存在我县的械弹药物，密封船运马圩社步，由民夫运浩赠，交乡长梁汝怀验收保管，更将县府重要案卷册籍及重要物资、通讯器材、无线电台和职员家属及其物资行李，陆续船运马圩转浩赠安置。计当时征用马圩河

货船廿余艘，载运时间半月有奇，然后由周兆魁率老弱职员进驻济赠。

按当时人估计，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约有十个师布防肇庆以下前线，数年来日寇未能越雷池半步。近虽警报空袭比前频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知为生活奔忙的老百姓，一向把安全希望寄托在这些军队，向抱安全感，对时局没有多大认识，正所谓燕雀焉知大厦之将倾。日来目睹军队总部南撤，县府又出布告又搬物，大家才感到时局危急，大难将临，于是才惊惶失措，仓皇四处打听消息，计议逃避。当时敌机低飞侦察频繁，间或扫射机枪和投弹。早已混杂潜伏在城的汉奸敌特，乘机谣言四播，扰乱人心。地方流氓亡命之徒，也乘乱偷盗抢劫，社会秩序紊乱，人心惶惶。惊慌混乱了十多天后，巨商富户早已逃避一空，渐渐的一般人家也都离城他奔，无依无靠老弱病残的小民，只好留困县城，听天由命。家家关门，户户冷清，行人稀疏，鸡犬无声。唯一打破这一沉寂的只有嗡嗡的日寇飞机声，间或出现令人刺耳心寒的冷枪声，德庆这个抗战后一度商民集聚商业颇盛的沿江小县城，顿时笼罩着阴沉沉的气氛，平素为人们所讳言恐惧的沦陷，终于迫在眉睫了。

三、狂风暴雨，山洪暴发

人们历来应付动乱，有所谓“大乱居乡，小乱居城”之说。如遇国家叛乱或改朝换代这些大动乱，居城的官宦士绅富商名流，大都挾财到乡间躲避，因为这些战争以攻城为主，一旦攻下城池，所辖区域就算拿到手了，随即出榜安民，恢复秩序，这叫大乱居乡。如遇天灾饥荒，发生盗匪抢劫，县城有武备镇守，乡村地富豪绅大都避居城市，籍武备

防卫，这叫小乱居城。现在日寇侵华，关系国家民族存亡，时代不同，形势有别，那又应该怎样去应付呢？这是当时人们大伤脑筋的事。沦陷区的悲惨遭遇，早已耳闻目睹，面对这种恐怖现状，非逃避不可。如果能跟上军队后撤路线，尾随逃跑，这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但这除了富商巨贾官僚政客，试问谁还有能力办得到。一般居民群众，故土寸步难移，最多是在故乡的范围内打圈吧！当时人们估计日寇西侵进军路线是沿西江直上，水陆并举，受害地区，免不了是一河两岸，县城自然是焦点，因此大都向乡村及山区疏散逃避，有亲投亲，无亲靠友，无亲无友的只好跟随街坊邻里逃难。又谁知狡诈的日寇会从我县深处山区乡村席卷县城，使全县各地，均遭敌人奸淫洗劫，纵火摧残，几乎没有一片干净土。

就在日寇侵占前的两三天，整个西江沿岸各地，自晨至昏，三两成组的日寇飞机，东南西北低飞盘旋侦察，彼去此来，几无间歇。终于有一天，中午还是国民党撤退部队过境，相隔不够两个钟头，午后就有日寇先头部队一小股，由中垌出两顷塘，进入高街，扑向市区；另又一小股由公路沿线向方便医院（即现粮食加工厂）入侵市区。当人们发现敌情，惶惶逃命之际，日寇即开枪射击。防守在县府（即现公安局处）的县警卫队两个中队约近二百人，闻声集合，急急由大南门（现公安局对面处）出城，经西湾沿河岸向西逃跑。住城居民慌忙向家奔跑，关门闭户，鸡飞狗走。就这样日寇在汉奸敌特的带领下，大摇大摆占据了县城，使人们亲身体会到国民党军队一贯吹嘘的所谓守土抗战的实质和所谓保存实力转移有利阵地的真实含义。

按当时敌人入侵我县路线，是由高要六步经五村入我县播植、凤村、过旺埠，先头部队则绕过高良，出石头、都杰、

平山，绕道出中洞，分成两股：一股由两顷塘经高街入城；另一股沿公路直扑县城。

翌日，各路兽军像洪水般涌来。北路日寇由凤村入旺埠，沿公路经高良、马圩、官圩，集结在官、马二圩附近一带，分成三路：一路由官圩经江村、朱义石入塘源，经塘源岭入封川之替花；一路由官圩经石碑入冲源、沙旁，经麻黄塘过岭入封川之渔榜；另一路由官圩沿德封公路支线过八仙岭，入宾陈、桐表、思近，跨过思近岭入封川之三礼。沿江日寇则沿西江及两岸直上，北岸日寇则集结我县县城及迴龙两处。集结县城的，一路经新圩、留历入宾陈、桐表，会师思近过岭；另一路经新圩、留历，由大塘入封川长岗。集结迴龙的，一路由戴垌、都巨入大塘，会师入封川；另一路由六水、江滨一带沿江直上。大队小股连续过境约廿多天，全县大村小寨，穷乡僻壤，遍布兽迹。寇军所至，奸淫妇女，祸及老奴，杀人放火，尸横田野，烽烟弥漫，天地为愁。屠杀耕牛牲畜，破坏房屋庄稼，掳人充作担夫，一去不返，无处无之。可怜山野道路，多少白骨无人收，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啊！

这里狂风暴雨，然而逃跑撤退了的“国军”，在另一角天地里，也许正受到热烈的欢迎，欢迎“国军”进驻，“保家卫国”，或是军“民”联欢大会，举酒欢呼，预祝胜利，这又是另一回事吧！我县以县长周天任为首的一枪不发逃跑了的武装队伍，这时也正在三华山区受到当地豪绅盛宴的热情招待。

四、州官放火，恶豪逞凶

当县城处境临危，日寇飞机沿西江上空侦察时，多数居

民都已逃避，但还留住一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贫苦居民。当时县长周天任率领武装警卫队两个中队及部分属员约二百人，留守县城巡逻放哨，安定人心。谁知枪声甫响，官警立即逃命。日寇进入县城正在四处骚乱的时候，县长周天任已弃城率部翻越企岭北逃，不知去向。这也难怪，堂堂“国军”数万尚且闻风先遁，何况小小县官区区团队！

经过近半月光景，日寇大部队已过境，小股虽然连续不断，但紧张局势渐次缓和，即有消息传出，谓县长周天任已同所部，逃避在官、马二圩交连处之三华山三华村。此后县府就留驻此地。

三华山，在浩赠乡背的偏僻山区，离浩赠约五、六华里。梁础辰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经过派人调查证实后，即派得力助手具礼到三华村慰问，汇报政情，并邀请周县长来家设宴压惊。不数日，梁础辰受命为本县二区抗日自卫大队长职。

梁何许人？原籍浩赠，抗战前曾以星相术行走香港、广州之间，后得其族叔梁勤符及富有的兄弟亲戚集资帮助，在广州与人开设公记电池厂，任总经理，因而致富。日寇侵略，广州沦陷。事前梁将电池厂机械设备搬回本县马圩社步存放。当时军情紧急，交通困阻，各大工厂星散，电话用干电池奇缺，乃由驻防本县的三十五集团军派员与梁磋商，来料加工，委托他生产电话用干电池，供应西江一带军政部门应用。缘此机会，梁得与当地官绅交往，渐次成名，应选为本县参议员，成为一名新兴的富豪。他与周天任交厚，周在沦陷前曾与他商议，将所有械弹物资、通讯器材、无线电台交他保管。梁借日寇过境之机，制造假情报，骗散村民，掠夺寄存械弹，并将奔来该乡附近各村避难者及附近各村富户洗

劫一空，还借口严防奸细为名，将避难者撵走，致使数百难民走投无路，惨遭困境。事后为了交待洗劫罪责，拘捕了数十名贫苦村民作替罪羊，敷衍了事。

周既逃避三华，坐守荒山，处境穷困，一筹莫展，正自叹“人家做官拾银盏，自己做官遭敌犯，时逢世乱无‘龙’括，地处荒山寻宝难”之际，梁础辰雪中送炭，派员备礼慰问，邀迎设宴压惊，殊感患难知遇，大快愁怀。为了报答知己，扩张实力，重震威风，挽回声誉，即任命梁础辰为二区（包括官、马二圩沙旁一带附近乡村）抗日自卫大队长，着自筹械粮组织武装部队，兼管辖区军政，经费则向辖区内殷商富户派捐和向商场摊挡、赌坊烟馆征税筹措。

当时敌已过境，各乡局势稍定，县城沦为日寇占领区，并已出现伪维持会组织。官圩接近县城，交通亦便，附近村乡产物多经此集散，商业颇盛，加上县城居民多来此附近村庄避难，更使官圩兴旺。当时政府自顾不暇，何及其他，因此更烟赌林立，出现虚假繁荣景象。而县城的汉奸敌特也不时到达官圩，甚或骚扰商场赌坊。官圩商民为了应付求存，推出赌头亚单四（花名）与日特协商，由亚单四负责组织官圩维持会。梁础辰获悉情况后，认为官圩投敌，有机可乘，横财有路，乃与其师爷高小坑（前任县长张百川的秘书）密计，于十月初，勾结县长周天任派县警卫队，会同梁之自卫队，当官圩圩日十二时左右，武装包围官圩，开枪向圩民射击，并将沙鸡四（花名，德城人，姓吴）误认为亚单四，枪杀于官圩桥头，放火烧尸，将圩内财物洗劫，拉群众充作担夫，将所劫物资运回浩赠附近山岗堆放。当时正值旺圩时间，人挤物聚，突然枪声卜卜，群众原是惊弓之鸟，不知所措，秩序大乱，惶惶逃避，号哭呼喊，声传十里，货残物毁，堆塞遍

地，血染斑斑，尸陈圩场。计是日当场被击毙群众八人，重伤轻伤无从计算，财物被劫毁坏，损失惨重，被拘拉充担夫群众不下二、三百人。事后消息传开，真相大白。原来就是周县长痛恨官圩投敌，派队前来杀汉奸打敌人，为民除害，巧言令色，致民水火，劫民于难。人们心明眼亮，自当洞悉其奸，这是一笔血债。

五、勾心斗角，狗咬狗骨

一山焉能藏二虎，古今皆然。诹赠邻近马圩，同归马圩统属。马圩为我县三圩之一，处官圩、高良之间，三圩商业鼎盛。沦陷期间，烟赌兴旺，自不待言，是一个油水充足的地盘。以前的马圩，自古在圩中心建有一间颇具规模的神庙，叫做“兵马宫”，宫前庙后，大片空地，庙左右两旁，排建铺户约百数十间，兵马宫大门前，悬挂有木刻长联一副，上联“知事曷为奇，奇在于金林镇，始天荒破”；下联“爵神留纪念，念不到桃县家，如世荫胎”。根据县志记载，现在之沙旁、金林、官圩、马圩一带，古称金林乡，知事，即现在之县长职称。这是该圩老霸潘逊霞所作之对联，他曾于民国初年军阀年代，做过几个月本县县长，掌过印把子，称过县太爷，联上宣称他是第一个出任县长的金林乡人。他姓潘，自称是桃县潘安之后，官宦世荫，以此炫耀乡里。又于其居宅门楣颜曰“萃园”，以表示官宦世家，高贵门第。这一地区，向属潘豪的老根据地。此老霸资历深，交游广，威望大，且宗族亲戚遍布邻近，势力雄厚。梁础辰新兴地主资本家，羽毛未丰，威信未立，潘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内。梁则以已初露头角，胸怀雄心，很想竖立旗帜，拉拢爪牙，养成势力，一有机会，将潘打垮，树霸马圩。时逢

地方沦陷，自己依仗县长得势，奉命组织二区抗日自卫大队，有官有兵，有职有权，派队进驻马圩，名正言顺，机会难得，正在策划筹谋。潘亦获悉梁受命为二区抗日自卫大队长职，知其不独会向马圩伸手要钱要粮，且一定会向马圩派驻部队，如此则受制于人。老奸巨滑的潘逊霞又岂能就此罢手让出马圩地盘，心生一计，当即指使马圩商人集会，以维护商场秩序保护当地人民安居生产为理由，由马圩商人负责筹集械弹，组织成立马圩自卫队，即席推举潘子潘廉光为队长，立即组队驻守圩场维护治安。

消息传来，梁础辰明知潘逊霞此着名为自卫，实则与己武力对抗，不胜震怒，认为潘私自组织武装，既未经县府任命，又不报大队立案，有违法纪，欺人太甚。本拟即派武装进攻马圩，消灭潘队。师爷高小玩急谏，说：“大敌当前，不宜自相残杀，且以强凌弱，人必非议”。梁础辰沉吟不语，夜半请高小玩入内室叙话，对高说：“我们这个部队是抗日自卫队，近来日伪不时骚扰官、马，我欲以奉县府命派队抄出马圩于莲塘逐截击日伪为由，通知马圩自卫队，命其派队协助。”高说：“当今之势，明争不如暗斗，智取胜于力敌，础公此乃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计，如其不从，讨而诛之。何不就此意，遣派干员，具晚辈礼谒潘面议求教”。梁心有所会，依计而行。当潘听知此议，作色谓来人说：“此举断不可行，燎蜂取祸，至愚莫为，马圩及附近村寨农民，生斯长斯，世代聚族而居，‘国军’数万尚且一枪不发，闻风先遁，我辈小民何能为力，一旦触犯日寇兽性，可怜焦土，数千群众何以家为？现今之计，惟有妥协求存，听候国家命运，请善言转告础君，当慎思之”。临行，潘再对来人说：“如础君一意孤行，马圩部队，断不允许通过。”使还，如实以

告。高对梁说：“础公何不亲函具礼，再派原人前往谢教，以安其心”。往后，潘家及马圩自卫队部曾出现过有县府职员来访议事。

1944年初冬，正当马圩圩期，是日上午八、九点钟之间，潘家及马圩自卫队部同时分别有客人到访，先后数发枪声，潘氏父子分别就地倒毙，潘家起火。在纷乱中，圩场上突然出现乡长及当地绅士数人维持秩序，同时潘家大门贴出一副白对联，联曰：“灰飞桃县；泪洒莘园”。兵马官的木刻长联上也盖上一副白对联：“媚敌曷为奇，奇在于马圩老狗频摇尾；锄奸留纪念，念不到潘逆父子同归阴”。墙上贴着一张二区抗日自卫大队部布告，意思是说：潘氏父子媚外通敌，祸国殃民，本队抗战自卫有责，奉命诛杀汉奸。

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梁础辰、高小玩串通当时县政府秘密策划安排的计谋。在梁础辰具礼向潘谢教后，潘氏父子确曾接待过真正是县政府派来的职员，这是安定潘氏父子和探测其警惕性的人员。然后当圩期时，由梁础辰派遣武装便衣队来圩，混在趁圩人中间，分别预先在潘家及自卫队部左右等候。前一天傍晚，县政府某科长来马圩探访老朋友徐锡松、江鉴清，翌晨联同前往乡公所找乡长郭锦华，着他立即派人通知马圩商人何佐良、潘汉良等数人前来乡公所有事商询。这里乡公所人员齐集，那边潘家及自卫队部分头行事。其时潘家出现有自称是县政府职员二人，谓：谒访潘老，有事相商。潘即出厅迎候。同时自卫队也出现有军职职员三人，自称是县府军事科派来有密事联系，潘廉光即出接待。三人立即拔枪射击，潘子应声倒毙，门前立即出现便衣人员约廿余人，拔枪冲入队部，勒令自卫队员放下武器，听候命令处理。原来他们预先约定，先向自卫队部下手，那边闻到

枪声也立即行动，潘霸倒毙。街上即有十数便衣拔枪冲入潘家放火，张贴布告白旗。圩上闻惊喧闹，圩场群众慌张奔跑。乡公所众人不知发生何事，正在惊惶。某科长神态自若地站起来对大家说：请马上派出自卫班（当时乡的武装小队）上圩，我和你们一齐出圩场维持秩序。圩上群众眼看到乡公所这班人马出现，虽然未知发生何事，但也人心安定，秩序渐复。事后由某科长出面召集会议解决：马圩自卫队继续存在，归制乡公所指挥，在未选出队长前，暂由乡长兼任，以后由地方商场联合会议另选报请县政府核准加委。这次事件，时间虽短暂，但在慌乱中踉跄碰撞，免不了人伤物毁，无非又是群众受害，不过损失不大，一场争夺地盘狗咬狗骨的闹剧就此结束。

（编者按：有一说潘逊霞曾投敌当了马圩维持会长，不知孰是，望知情者多提供资料）

六、韶关告状，新官上任

官圩被劫、马圩火併事发后，乡绅群众议论纷纷，均指责周天任、梁础辰互相勾结，杀人放火，劫民于难。一些地方土豪劣绅，惟恐祸及自身，更具戒心。就在此时，突然传出一项消息：“铁公到了罗阳”。铁公何人？原来是全县闻名的大恶霸严博球，别字铁军，地方政界要人、各乡豪绅，对他一向马首是瞻，尊称他为“铁公”。此人身体肥胖，体重约有四百多斤，小民们叫他肥猪，一些有知识之士背后戏称其为董卓，乃本县城镇惠积街人也。他在县城有一斑了得的爪牙走狗，如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桐，县府常任科长职务的李绵卿、梁以毅，镇长谢家坤，中心校长兼县党部执委陆博仁以及中学校长、教费会主任委员、参议员、警卫中队

长等等，分任本县党、政、军、教要职，地方人士统计严最得力的亲信有十人，称之为“十常侍”。此“公”曾先后任守备军团长和高要、新会、番禺等县县长，并历任本县县长数次，与本省显要人物李汉魂、邓龙光、朱晖日等同过事，有交情，当时之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谢鹤年、田粮处长黄求勋等系其旧属，对他十分尊敬。此人对地方事横暴独断，连当时的县太爷也要恭揖听命。年来严氏致仕家居，沦陷时亦避居附近山区，时局稍定，他就辗转间关来到罗阳。

罗阳在高良后背，离高良约十数华里，远离县城七十余华里。这里是本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富庄，周围兼有小村，再深入则与封川之黄岗交界。罗阳四山环抱，中间一条大道。罗阳大寨人口众多，大部分是李姓聚居。这里有财雄半州之大地主李璋莹、李宝林、李镜秋等人，还有其他大中地主数十家。李璋莹曾于民国初年出任过赤溪及本县县长，李宝林则在梧州、县城、高良等地经营大商业，李镜秋则曾历任县筑路会、县事会、县参议会委员及参议员等职，更是当时现任的县参议长，财雄势大，实力雄厚。

严氏既抵罗阳，“十常侍”李桐、谢君则等辈闻风趋奉。附近各乡长、参议员、乡间士绅亦纷纷亲自或派员前往奉候，并将各该地区情况及官、马、二区发生的事情汇报，严对来访者一一致意，请其回去筹备武装，听候时机，保卫家乡。并由参议长李镜秋出面对来访者一一设家宴招待，秘密订期来罗阳集会。不久，在罗阳李宝林之新建大楼上，开了一个有乡长、参议员、地方士绅三十多人参加的联合大会，由参议长李镜秋、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桐共同主持，会上各人慷慨陈词，痛斥县长周天任渎职失土，纵容指使属下洗劫圩镇，杀人放火，罪大恶极，一致同意由参议长李镜

秋、书记长李桐领衔联合署名派人往韶关向省政府告状。

覃维正者，本县龙翹村人，少从军，曾任补充团长职，与李宝林有姻亲，其时正在韶关候职。就由李宝林资助和严氏亲函请其向省府活动，谋求德庆县长职。严并亲函谢鹤年、黄秉勋等人为其向省府活动推荐疏通。

德庆因沦陷时通讯器材无线电台被毁，早与省府失去联络，所有重要文电都是借由封川电台收发抄转。省府虽对德庆情况不大了解，但亦能推想一二，且周天任是文人，是由当时省国民党部秘书出任德庆县长职的，对当时形势亦非所宜。今据德庆人请求撤换周天任，请派邑人覃维正为县长，覃系军人，符合形势需要，且邑人治邑，亦合时宜，于是顺水推舟，下令免去周天任德庆县长职，任命覃维正接任，电令封川电台抄转。周获悉免职令，当即面命秘书陈某、财政科长周某负责交代，立刻携同家眷行李，由封川渔涝方向离去。覃维正既奉委任，除即派人回县通知外，并向省府请示和请求补发通讯器材无线电台等件，齐集人马，一切就绪，启程回县。在罗阳拜见太上皇严博球，商量施政计划，安排人事。任命梁泽如为秘书，谢君则、关某等人出任各科科长，通知周任于1944年十二月十六日移交，由科长关某率领人马往三华山接印任事，通函各乡及布告安民。此后沦陷区的德庆，又出现了另一番局面。

七、豺狼当道，荆棘遍地

覃维正既掌县政，接受严博球建议，认为三圩（指官、马、高及迺龙一带）地瘠民贫，陆路交通阻塞，且此次被日寇摧残太甚，不如四埠（指莫村、金郡、播植、凤村一带）地广粮丰，且与高要、广宁、四会毗邻。四会系当时通往省府

所在地韶关之交通要道，交通方便，消息灵通，乃决定将战时县治迁往莫村，下令通知全县各乡，并派员前往莫村，会同当地乡长及地方士绅，筹办设治及一切事宜；另方面通知三圩地区乡长、参议员及各乡士绅前来罗阳开会，讨论今后三圩有关政教治安措施。

县长覃维正亲自主持会议，阐明地方形势、迁治理由，以及今后三圩各乡应如何迅速筹备械弹经费，组织自卫力量，保家卫国。并当众宣称：“县府迁治莫村后，关于三圩一带事宜，请由李公璋莹及参议长李镜秋代为负责指挥处理，各乡务必切实遵从”。最后由严博球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现在我县是沦陷区，处于与敌周旋的地方。明白的说，就是战时状态。关于抗击敌人，维护治安这两件事，是当务之急。覃县长已经敦请各位迅速组织武装，以后县府就必会批复并对人员加委，这就名正言顺，民众是不会反对的。至于经费方面，可以在田亩加征，大户捐献，还有其他各种办法，因地制宜，取之民众用之民众，民众是不应反对的。至于对敌行动，应战则战，应守则守，应避则避，可以因应时机，便宜行动。对于为害地方的土匪、盗贼、汉奸特务，或受敌伪利用的坏家伙，不应放过，应杀则杀，当机立断，然后报请政府核备。前段由于贪官无能，一些人见利忘义，曾经出现过官、马二圩及其他地区之惨剧，既失乡里感情，兼且祸及民众，奉劝诸位，以此为戒。此后回去，各按辖境，各守地界，每事互相协商，和睦共处，断不能互相关发生争杀事件，如果一旦发生这类不幸事件，是非自有公论。现在县长、参议长及很多士绅济济一堂，以后县政府及地方人士对这类事，是必不会放过的”。与会的人听了这番训示，既有甜头，也有辣椒汤，总之是分甘同味，各得其宜，